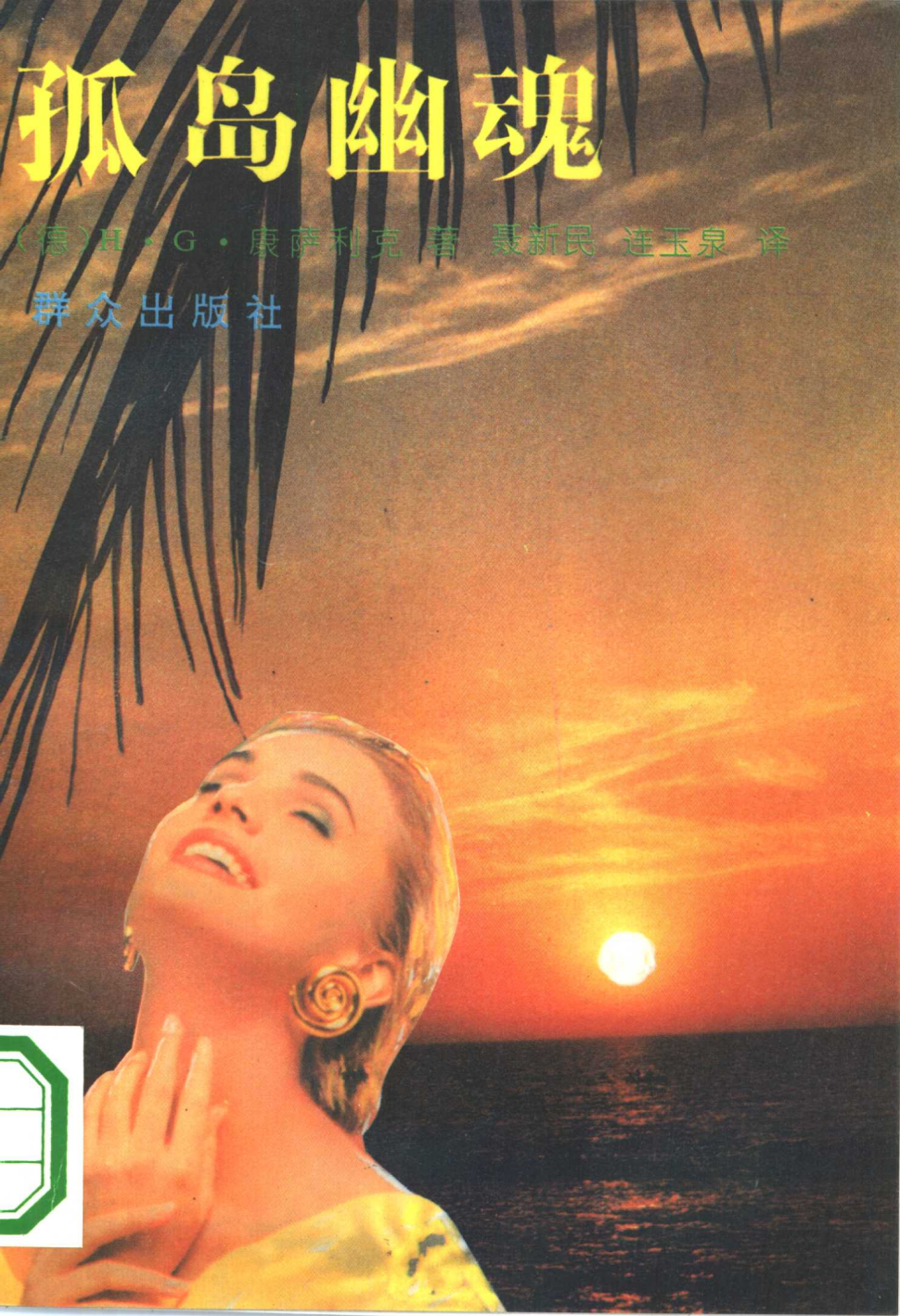


孤岛幽魂

(德)H·G·康萨利克 著 聂新民 连玉泉 译

群众出版社



孤岛幽魂

(德)H·G·康萨利克 著

聂新民 连玉泉 译



(京)新登字 093 号

Heinz G. Konsalik

Wer stirbt schon gerne unter Palmen

(C) bei Autor und Hestia Verlag

根据德国 Hestia 出版社 1990 年版译出

版式设计:王铁珊

孤 岛 幽 魂

(德)H·G·康萨利克著 聂新民 连玉泉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199 千字 插页 2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印刷

ISBN 7-5014-1134-4/I·410 定价:6.90 元

印数:0001—5000 册

内 容 简 介

德国建筑师维尔纳·贝克尔带着妻子和三个子女，乘游艇到南太平洋作为期三个月的度假旅行。在他们即将结束美好的假期时，在海上遇见了强台风。游艇被风暴击碎，妻子及儿女葬身鱼腹，贝克尔死里逃生，被海浪冲到一座荒无人烟的孤岛上。

正当贝克尔刚刚适应荒岛生活之时，因飞机失事，一男一女从天而降——警官希尔勒和谋杀亲夫嫌疑犯安妮。三人之间从猜疑、冷漠到信任。贝克尔和安妮产生了爱情。为了帮助希尔勒能早日与妻子儿女团圆，他们共同建造了一只独木舟。经过在海上几星期之久的漂流之后，希尔勒精神崩溃，纵身跳入大海。贝克尔和安妮继续与死亡拼搏，终于漂到一个岛上。然而，这竟是他们曾经弃之而逃的那座荒岛……

六年过去了，人们终于找到了贝克尔，并把他们全家接回德国。等待他们的是现代文明，是人的正常幸福的生活。这是他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生活。杀死安妮丈夫的凶手也已查明，为安妮恢复了名誉。然而，贝克尔一家却放弃了这一切。他们又新买了一只游艇，返回了那座长着棕榈树，几乎找不到淡水的孤岛上。这是为什么？本书会让你了解到一个从地狱到天堂的动人故事。

该书作者是德国当代最著名通俗畅销小

说作家康萨利克。迄今为止，他已完成146部通俗小说，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深受世界各地广大读者的喜爱。其作品在我国已翻译出版近20部。

作者在《孤岛幽魂》一书中，以巧妙的构思、夸张的铺垫，使书中人物关系总是处在变化莫测、生死攸关的漩涡之中，从而使情节一环扣一环，悬念不断，险象丛生。

第一部分

1

它在波浪上摇晃，当浪翻滚着冲向岸边时，它潜入水底，在浪尖上颠簸，和海草、一块木板、两个腐烂的苹果、三个水母一起被冲到沙滩上，一个非常普通的、白色的、现在被蓝绿色的海藻蒙上、又潮又滑的带瓶盖的果汁汽水瓶。

昨天夜里狂风大作。北海上因海啸引起的浪潮冲上了诺德尼岛^①的东海岸，离海边很近的地方建的海滨浴场上用沙子堆砌的沙墙被推平，使海滩又变得平坦。诺德代希的电台及时地播放了风暴警报。担任海岸防潮警戒工作的工作人员事先已经把海滩上避风遮阳的篷椅拖进了防护沙丘里。

① 西德的一个海岛。——译者注



大海的咆哮征服了海岸。

这天早晨，大海在乳白色的太阳的照耀下平静无波。拉尔斯·吕德斯早上5点就已起床，开始他一天的工作：在第一批疗养者带着充气气垫、躺椅、旗帜、气球、手提收音机和充气的橡皮动物到来之前，打扫干净海岸边的沙滩。

现在，沙滩上空无一人，大海和沙滩在清晨的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异常美丽，充满了魅力。

拉尔斯·吕德斯推着小推车走在细细的沙子上，清理着被冲到岸边的海上垃圾。他把可以燃烧的木头拢在一起，然后坐在一个海滩篷椅上，点着烟斗，一边抽着烟，一边凝望着大海的远方。

每天早上完成工作后的这几分钟休息时间是他在一天中最美好快乐的时刻。他独自一人坐在海边，凝望着蔚蓝色的天空，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十年前，他曾在一艘轮船上工作过，从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往不来梅港运送香蕉。有一次，拉尔斯·吕德斯不小心在西班牙港口上从一台起重机的机臂上摔下来，左腿和四根肋骨骨折，被用飞机送回不来梅。

他的海上航行生活也因此结束了。

他康复出院以后，被安排在海岸疗养所工作，负责整理海滩篷椅，出租躺椅和帐篷，打扫沙滩上被海水冲上岸以及游客们丢弃的垃圾。

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感到十分满意。

他刚把烟斗里的烟灰在鞋跟上磕掉，发现了海滩上的那



个瓶子。他用铁锹把它铲起来，扔进手推车里。他正准备继续向前走，突然发现瓶子里有什么东西。他伸手从垃圾里抽出那个瓶子，举到太阳底下，仔细端详。

瓶子里有一张折叠起来的已经被太阳晒得有些发黄的纸。吕德斯用茄克袖子擦去瓶子外面包着的海草，试图打开瓶盖。但瓶盖已经锈住，怎么使劲也打不开。他把瓶子塞进裤兜里，然后继续清扫沙滩。

此时，第一批疗养者已经来到沙滩上，在上面狂喊乱叫，迎来了新的一天。

快到中午时，拉尔斯·吕德斯才有时间想起他在海滩上捡到的那个瓶子。他和其他担任海岸防潮警戒工作的工人坐在海岸饮食店的一个房间里，抽着他的烟斗，读着报纸。报纸上刊登的一家桔子水公司的广告使他想起了那个汽水瓶。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他的茄克衫左边的鼓鼓的口袋。那个瓶子还在兜里。他从口袋里掏出瓶子，放在桌子上，用食指敲了敲生锈的瓶盖，轻咳了几声，以引起其他同事的注意，然后把瓶子往窗户边推了推，离光线更近一些。

“你们过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他问道，打量了一下四周的人。

其他人看了一眼拉尔斯放在桌子上的瓶子，然后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大清早就有人给送酒来了？”一个叫路德维希·西克尔的瘦子问道。

“仔细看看瓶子里面！”吕德斯把瓶子放到太阳光下。
“这里面有一封信！”

“是从南海中漂来的吗，拉尔斯？”休养地管理处的领班胖子埃诺把身子靠在椅子背上，向前伸出两腿。“确实如此！拉尔斯，打开瓶子盖。里面肯定有你的夏威夷的新娘的一封情书……”

“这个姑娘也太实用了，”另一个人喊道，“这样连邮资全都省了……”

吕德斯对自己把瓶子拿给他们看感到有些后悔。他又把瓶子举到太阳底下……发黄的纸片象失重一样在瓶子里飘浮着。

“看上去非常象……”他说，把瓶子递到胖子埃诺面前。“应该把它交给警察……”

“交给警察？！”胖子埃诺不怀好意地嘲笑说，“警察会让你补交邮资，吕德斯。寄快信加挂号……”

其他人大笑起来。吕德斯生气地看着他们，把瓶子重新装进兜里，跳了起来。

“一群精神病！”他生硬地说完，一脚把门踢开，走了出去。

他一整天都把瓶子随身带着。当有客人来租躺椅和铁锹的时候，他就把瓶子放在柜台下边，并且抑制住了要去询问一位游客并把瓶子让他看的想法。那位客人叫普茨教授，他肯定能就这个神秘的瓶子给他一个满意的解释或答复。吕德斯之所以没有去找普茨博士，只是因为他不能完全肯定，他是否会因为这个瓶子而被别人嘲笑。但是，当他傍晚下班后，骑自行车回到家的时候，他心中的一股无法名状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他从口袋里取出瓶子，放在桌子上，拿过台灯，围着它



转了几圈，就象一个考古学家在研究一个出土的古埃及花瓶，用手捋着胡子。经过长时间的仔细考虑之后，他终于决定，把这个瓶子交给警察局，只是让他们看看，只是为了听取一下他们的建议，尽管他知道，在警察局他可能也会被人们因此而嘲笑：拉尔斯发现了一个浮瓶邮件……最新特大新闻？

吕德斯蹲坐在一张椅子上，坐到瓶子面前，双眼凝视着面前桌子上的瓶子里的那张揉成一团的发黄的纸。扔掉它，他想。肯定是昨天一个淘气的男孩把它扔进了海里。而你这个老笨蛋今天捡起来，让自己受到愚弄。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以后，他自言自语地说：“拉尔斯，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干，让别人去嘲笑你吧！”

他把瓶子放进一个塑料袋里，从门缝里向外窥视了片刻，确信附近没有人，于是，在夜幕的掩护下绕道向警察局走去。

“自从发明邮票以后，用瓶子传递邮件几乎就不可能。”值夜班的卡尔·贝格森一边用壶烧着茶，一边用略带嘲讽的口气对拉尔斯·吕德斯说。吕德斯马上站在门边说：

“卡尔，你别笑……我说的是正经事。”

贝格森沏好一杯茶，往里面倒入鲜奶油和冰糖，小心地喝了一口热气腾腾的茶，然后迫不及待地去看那个瓶子。吕德斯用手指敲了敲玻璃瓶，使贝格森无法转变话题，只好友善地对待他。

“你说，这可能是真的吗……”贝格森恨不得让拉尔斯马上带着瓶子离开警察局。

“夜里涨潮时——”吕德斯说，“潮水把它冲上了沙滩。”



“潮水每天夜里把很多东西都冲上沙滩。你就是以清扫海滩上被冲上岸的东西为生的，拉尔斯。”

“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打开瓶子看看。瓶子被冲上沙滩时，上面沾满了海草和藻类。不是昨天才沾上的。”他用食指敲着瓶盖，又说，“瓶盖已经完全锈住了——”

“在海水里瓶盖很快就会生锈的，拉尔斯，这你应该知道。盐、空气，所有东西都会被它们腐蚀……”贝格森把瓶子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低下头，仔细端详了一番瓶子里的纸条，并试图拧开瓶盖。尽管贝格森身强力壮，但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瓶盖仍纹丝未动。

“要是这么容易打开的话……是的……”吕德斯拖长声调说。

“那我们就敲碎它……肯定能打开它！”贝格森说，“这个瓶子不可能是古代腓尼基人^①的……他们当时还不知道有这种护圈式的盖子。”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把小锤子，对准了瓶子。

“卡尔，小心点儿！”吕德斯大声喊道，“别把里面的纸弄碎了！”

贝格森手起锤落。随着玻璃瓶的当啷一声响，玻璃碎片散落在桌子上。被揉成一团的纸条落在桌子的左角上。

“干得一点就着！”贝格森吃惊地说。

“前天不是这样。”吕德斯的声音中带有一种胜利的喜悦。“里面的纸没有生锈……但变得很脆……你现在还说什么？”

贝格森小心翼翼地用手打开纸团。他甚至在下面垫上一

① 地中海东岸古国——译者注

张纸，以防信碎了以后能把碎纸片收在一起。

贝格森用了一分多钟的时间，才把折成四层的纸毫无损伤地展开。吕德斯向前探着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贝格森的动作。他的呼吸很急促。

“别象海象一样喘气！”贝格森大声地对拉尔斯·吕德斯说，“要是把纸片吹到墙上去，一切就都白干了！”

瓶子里装的纸果真是一封信，是用铅笔写的。

“怎么样……”吕德斯小声说。他的声音缺乏自信。“你们肯定又会取笑我……”

“这种东西是可以伪造的。”贝格森把台灯转过来，正对着信。“拉尔斯，那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把圣母像埋在潮湿的地下，或者用廉价购买几块用废铜烂铁铸造的钱币，然后把它们当作17世纪的古董出售……这么一封信与之相比可以说是雕虫小技。另外，这封信是用德文写的。非常令人怀疑，拉尔斯。我们权当它为一件德国浮瓶邮件！历史上所有用瓶子顺大海传递的邮件都来自英国、西班牙或者葡萄牙，而且都是用蜡封口。用软木塞。但用德文写的？还从未听说过！”

“念念信上写的什么东西！”吕德斯说，“喂，卡尔，别说那么多废话……”

信上的又小又灰的字已经很难辨认。贝格森慢慢地一字一字地结结巴巴地连认带猜地念着：

“1965年4月29日。我，来自吕贝克的维尔纳·贝克尔被冲上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我的游艇被风暴打碎，沉入海底。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溺水身亡。只有我自己幸存下来。感谢上帝。请救救我！救命！马上来救！饮用水马上就要用



尽，仅有的生活用品也只够用几天。我需要救援。我的腿骨折了，我无法往小岛深处走。我孤立无援。救救我！我估计，小岛位于西经140度，南纬12度的海面上。

救命！救命！救救我！”

贝格森在发黄的信纸上盖上一张干净纸，咽了几口唾沫，拿起茶杯，大大地喝了一口，然后望着吕德斯，强作出保持一个警察任何事情也无法动摇的姿态。

“无聊！”贝格森嗓音沙哑地说，“1965年。六年前！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西经140度，南纬12度？”

他站起身，从壁橱里取出一份地图册，打开世界地图部分，寻找着地球的经纬度，然后脸上露出明显的嘲笑的表情。

吕德斯预感到了可怕的东西。

“在哪儿？”他问。

“南太平洋！正中间！”贝格森砰地一下合上地图册。“去，问问胖子埃诺，是谁把瓶子扔到海里的……”

吕德斯凝视着盖着那封信的白纸。一整天都伴随着他的那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又重新在他心头升起。他靠在桌子上，右手压在桌子上的碎玻璃碴上，由于激动，他根本没有感觉出来。

“把它转交上去——”他小声说，“卡尔，老天爷作证……把它转交上去。”

“如果真是胖子埃诺幕后策划的呢？你好好想想，拉尔斯：从南太平洋到诺德尼岛……根本就没有水面相通。哎呀，这几乎是绕地球一周。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水流。”

“给我喝一口，卡尔。”吕德斯抓起贝格森的茶杯，一饮



而尽，然后小心地把那张盖在信上的白纸推到一边，凝视着发黄的信纸。

“把它转交上去——”吕德斯又重说了一遍，“我请求你，把它转交上去。让他们去嘲笑我，把我看作诺德尼岛上最大的傻瓜——”

当贝格森向一位年轻的水上警察分配任务的时候，这位年轻人惊讶地拍了拍自己的额头。第二天，他带上那封几乎脆裂的信乘坐第一班轮船，从诺德尼岛前往诺尔登的警察局。

当诺尔登警察局的弗莱施曼警长读看卡尔·贝格森写的报告的时候，脸上也略带微笑，显出怀疑的态度。他把信纸在放大镜下面仔细端详了一番之后，认为这是一件十分好笑的事，就象肥皂泡一样虚无缥缈。

“这绝对不可能！”警长弗莱施曼仅凭这个并不科学的检测手段就轻易地下了结论。“首先，在南太平洋里已经根本不存在这种未被人们发现人的孤岛。在原始森林里……倒有可能有一个和飞机一起坠落下来的人——只是举个例子——无法挽救地失踪了。但是在太平洋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船只，即使是在空中也完全如此。西经140度，南纬12度，在这么精确的情况下，那个叫什么维尔纳·贝克尔的人也许早就又在喝茶了……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富于幻想的天才的发明家。”

但是，这件事并未被认为不重要而被搁置在一边。这封信被作为公函，夹在两张保护的纸板中送上了旅途，去检察机关转了一圈——在那里人们只是寻开心地大声念了一遍，为这个夏季的插曲感到很开心——又旅行了几个官方的抽

冠，五天后到了汉诺威的州刑事警察局。人们把它当作怪物的成分更多于当作严肃的调查任务。

主管警察长也非常不幽默地说：“难道让我们现在为这个无聊的行为而操心奔波吗！”然后就让人把信送到实验室去了。

实验室对信纸进行了检验，对字体、所用铅笔的铅的成分、根据太平洋阳光强度下的铅的状态推断了信纸的生产年代——为了作出准确的鉴定，任何细节都没有被放过。

四天后，实验室送回了那封信。

检验结果，证明这封信不是伪造的。

州刑事警察局的官员们仍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为慎重起见，他们还是到吕贝克的居民登记处进行了调查。

“我保证，”那位警长说，“这里确实有一个叫维尔纳·贝克尔的人，而且他现在正在喝啤酒，不再去想他也许六年前在博尔库姆岛^①被扔下北海的那件蠢事。我们将劝他，不再一次写这种愚蠢的信。我的先生们，你们将会看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度假玩笑可以产生多么意想不到的后果……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对所发生的一切如此的认真。”

又过了四天之后，吕贝克的居民登记处的复信被送到了汉诺威：

1962年2月15日从吕贝克注销，前往奥克兰就任新职。

维尔纳·贝克尔，特许工程师^②，建筑师，1930年5月

① 西德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岛。——译者注

② 德国工科大学毕业的学位。——译者注



14日生于吕贝克

维克托丽娅·贝克尔，娘家姓普兰尼茨，妻子，1933年
10月26日生于格雷弗斯米伦

孩子：

霍尔格，1955年3月4日生于吕贝克

彼得，1956年11月20日生于吕贝克

马里昂，1958年8月17日生于吕贝克

“这真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当布斯警长接到一个标有
登记号的卷宗的时候说。所有“棘手的”卷宗都要经过他的办
公桌。他是处理别人因为嫌费力不讨好而不愿接受的案件的
专家。“这已经不是开玩笑！真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无线电讯很快向新西兰的奥克兰发出：谁是维尔纳·贝
克尔？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即使是报社的新闻记者也必须休假。

谁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整天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都热切地渴望能静静地单独一个人休息几个星期，以从纷杂
的社会中摆脱自己——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美好的东西。

弗里茨·赫勒森在诺德尼岛上躲进了蔬菜商弗雷泽的家
里。这里没有电话，但赫勒森不敢肯定，《地球仪》编辑部在
紧急情况下是否发仍能现他的踪迹，会把电话打到邻居家
去。

“如果您想要一个不会把您的墙纸撕下来的安静的房
客，”当他搬进蔬菜商弗雷泽家他租的那间小屋的时候说道，

“不管谁打哪个电话找我，你都告诉他们，这里根本没有叫赫勒森的房客，你从未见过他！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听，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说。上帝，那该有多好呀！”

延斯·弗雷泽答应了他的要求，并让他预付了两个星期的房租。一个不想听、不想说又不想看的人也许有一天会不再在这里了……赫勒森付了房租。弗雷泽向他保证，从现在起他从未听说过赫勒森这个名字。

赫勒森过了一个星期的隐居生活。他始终不和任何人接触，每天一大清早他就到白沙滩，再向前走一段，走到灯塔后面。那里有一个孤岛。

有时，他在沙滩上跑上跑下，做做健美操，在宽阔的大海中畅游，冲进汹涌的波涛，任凭海浪的冲击和拍打。然后，他开始捡拾夜间被冲上岸的木头，用它们在沙丘之间搭起一座小屋。

第八天的时候，赫勒森穿上游泳裤，把浴巾搭在肩上，沿着海边，向东海岸走去。在这里——那个装信的瓶子被发现的第九天——遇到了海岸防潮警戒哨拉尔斯·吕德斯。

这天一大清早，吕德斯正推着小推车，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在海边沙滩上打扫卫生，看见了赫勒森。清早5点钟在沙滩上遇见一个游客，这只能意味着，他想清醒一下他的酒精脑袋。

“天气真好，是吗？”吕德斯说，并停下了脚步。“这么早天就这么热。肯定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是吗？”

赫勒森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你好——”他说，打量着眼前这个留着长胡子的人。

赫勒森停下脚步，转过身，向吕德斯走去。吕德斯也停